

Prof. Ania Loomba 講座（外國語文學系邀請）

第 1 場演講

講題：Postcolonial Questions, Early Modern Racial Histories

（後殖民問題，前現代種族歷史）

時間：97 年 5 月 30 日（五）15:00-17:00

地點：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主持人：臺大外文系劉亮雅主任

【演講摘要】

種族理論常將早期現代時期摒除不論。這樣的摒除，某程度上造成一普遍假定，即種族意識形態只有在殖民主義之後發展，特別是在大西洋奴隸制度產生之後，並認為此意識形態有別於早期現代的差異概念。本演講將提出另一種種族的歷史與理論，展示其如何與信仰與宗教、文化、階級以及其他所謂的「文化區分」等概念交錯。

【演講內容大意】

在第一場演講中，Loomba 教授以早期現代的歷史切入，重新檢視當代有關種族的理論。她不同意當代種族理論認為種族意識型態萌芽於十七世紀的科學論述，隨後在殖民主義的脈絡裡成形。她認為早在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種族的意識型態便開始發揮影響力。因此，她帶著我們回到十六世紀早期現代的時期，以莎士比亞的劇本說明種族的意識如何形塑當時的歐洲人對不同人種觀感及態度。Loomba 教授特別讓我們注意莎劇中有關怪物的意象、帶有種族含意的用字，以及對非我族類的人種負面的描寫，藉此強調雖然種族這個概念，尚未被稍後十七世紀的科學論述用來專門指涉生理上的差異，但在文藝復興時代，即被用來作為分辨人種及劃分階層的依據。Loomba 教授進一步說明這些劇本裡使用的修辭策略以及文學譬喻，都隱涵種族歧視的想法，而這些歧視的背後都可歸因於種族間膚色的不同。因此，她認為當代種族理論將早期現代對於人種差異的想法視為不帶種族意含的說法，是一種過度的簡化。她反而要突顯這些表面上看來不以種族而以文化為依據的人種劃分，事實上更是種族歧視的表現。Loomba 教授並將她的分析聯結到後殖民理論對帝國的批判，認為檢視早期現代種族的歷史，不但有助我們瞭解在帝國尚未成型前，歐洲白人在殖民過程背後對種族差異的焦慮，也有助我們深入分析在這樣的時代，種族作為一種人種分類的依據，如何被以更彈性的方式排除異己，進而確保（白人）種族的優越性。

在問答時間中，與會學者提到後殖民研究如何看待殖民歷史及全球化過程的演變。Loomba 教授認為殖民的歷史不應該被後殖民研究標準化，她舉例說明許多後殖民文學被視為經典後，作品中所呈現的殖民歷史很容易被單方面的詮釋，因此她認為回到不同的歷史脈絡檢視不同殖民情境下的歷史，才能豐富後殖民研究的內容。同時，她認為相同的研究方法也適用於全球化過程的研究，以避免全球化的現象因為被去除歷史脈絡而失去個別的特殊性。另外有聽者提到莎士比亞劇本中性別的議題，Loomba 教授認為劇本中所描述的女性變裝，反映出當時人們對女性心智活動的焦慮感。對於早期現代文學如何再現印度及中國的問題，教授說明當時文學作品中對於印度及中國的呈現，以隱喻的手法居多，作家們不見得知道印度及中國位於何處，而是挪用並再現在其之前作品中對兩地的意象。

【英文摘要】

Theories of race generally exclude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from consideration. It is this exclusion that is partly responsible for widespread assumption that racial ideologies develop only after colonialism, especially after the birth of Atlantic slavery, and that they are distinct from pre-modern notions of difference. In this talk, I will offer another history and theory of race, one which shows how it intersects with ideas about faith and religion, culture, class and other supposedly "cultural distinctions".

第 2 場演講

講題：Of Gifts, Ambassadors and Copy-cats: Diplomacy, Trade and Colonialism in Early Modern India (禮物、使節與模仿者：前現代印度的外交手段、貿易與殖民主義)

時間：97 年 6 月 2 日 (一) 15:00-17:00

地點：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主持人：臺大外文系奇邁可教授

【演講摘要】

十七世紀的英國人與印度人是否活在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如果不是，他們以什麼為基礎交換商品與意見？本文藉探討英國書寫與印度蒙兀兒帝國畫作，探究早期現代的英國與印度蒙兀兒帝國如何彼此聯絡與溝通，並主張這樣的交換，允許研究早期現代的學者重新思考文化差異，以及此一差異與商業主義和新興殖民主義的關連。

【演講內容大意】

此演講意圖重新審視葛林布萊 (Stephen Greenblatt) 對於東西方禮物交換的看法，對他認為西方乃佔優勢的給予者，而東方則為弱勢的受惠者，此一觀念提出質疑。

從印度賈汗季 (Jahangir) 王朝 (1605-1627) 時期的畫作來看，賈汗季王與英國當時的使節羅歐 (Sir Thomas Roe) 的關係並非簡單的優劣關係。實際上，從當時印度的畫作及羅歐寫給英王詹姆士一世 (James I) 的書信來看，早期現代印度與英國的貿易，乃至後期的殖民關係，若僅由文化差異的觀點來看，則過於簡化。

從文化差異的觀點出發，常常會認為英國或歐洲國家較為文明，因其將禮物的物質與交換價值考慮在內，而印度或其他東方國家，則因為仍停留在禮物的象徵意義，而被視為較原始。印度畫作如：《賈汗季拿著瑪麗的畫像》(*Jahangir Holding a Picture of Mary*, 1614)，歐洲人可能會詮釋為印度對於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臣服，而事實上，對於印度人來說，這只是表現現實與當時印度蒙兀兒王國的昌盛。而以歐洲女性為題的畫像，則成為兩方交換與競爭的對象，賈汗季說服羅歐帶回印度畫家模仿歐洲之畫作，為了證明其同樣有高度文明與技術，羅歐則在寫給東印度公司的信中，提醒他們印王的「自卑心理」(inferiority complex)。

英國與印度兩方困難、不平等的交流，實際上是兩方緊張的角力關係與不斷協商，而非單方面的優越性壓制。

綜合與會學者的對於單一畫作、細密畫 (miniature painting) 的材質、印度對於歐洲的描繪等問題與討論，Loomba 教授回應，歐洲的繪畫與建築對於印度當的繪畫，也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形成印度畫家對於繪畫該表現個人 (individual)，還是呈現普遍本質的描繪 (generic description) 的爭論。Loomba 教授強調，雖然她將重點放在賈汗季與歐羅的文化交流，但乃是將其視為印度殖民文化的史前史，而非個人的交流，英國使節和印度交流的翻譯，是透過英國的宿敵葡萄牙人，更加深了兩方文化交流的複雜性，印、英兩者的優劣關係是無法清楚劃分的。

【英文摘要】

Did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and Indians live in totally different worlds? If not, what were the basis on which they exchanged goods and ideas? This paper examines early modern English contact with Mughal India by examining English writings alongside Mughal paintings, and how they speak to one another. It argues that such exchanges allow early

modern scholars to re-think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both mercantilism and emergent colonialism.

第 3 場演講

講題：Shakespeare Masala Mix: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erformance(「混合」莎士比亞：多元文化主義與表演政治)

時間：97 年 6 月 4 日 (三) 15:00-17:00

地點：臺大文學院 20 教室

主持人：臺大外文系邱錦榮教授

【演講摘要】

此演說旨在探討幾個印度的莎劇表演中，從早期電影對於莎士比亞的運用，到近期戲劇實驗的意圖。經由這些表演，探究莎劇中「本土」與「全球」的關係，以及當代「全球化」戲劇空間中的多元文化政治。

【演講內容大意】

Loomba 教授第三場演講討論的是當代印度的莎劇表演。莎士比亞在印度可說是無所不在，無論是學術研究、政治討論、市井生活，隨處可見莎劇的影響。此次的演講討論莎劇與印度文化相互影響、交融，所呈現出的樣貌。Loomba 教授先從理論的角度發問：什麼是殖民主義？什麼是後殖民社會？藉由許多電影、舞台劇的片段，讓我們更能體會理論與實踐必須互相參照，緊密結合。當莎劇與印度交會，不管是借用或挪用，都有錯綜的意涵值得仔細思考，而不是單單只能從「帝國」或「後殖民」的角度切入，此次演說正是要呈現印度與莎劇之間有趣的對話，引領我們重新思考「在地」、「全球」的意義。

跨文化的交流並未隨著殖民者離去而趨緩，反而更加蓬勃，莎劇在印度流傳已久，除了有當地人東添西補演出的「非真品」，也有不少人努力學舌，臨摹「原版」，讓莎劇的形式、內容變成不折不扣的大雜燴，無形中也促成當代印度劇場的興起。印度當代劇場主要發跡於加爾喀達、孟買等大城市，而且無論是演員或場地，都借鏡西方，以之為尊。即便當地人並不熟悉莎翁文本，莎劇的元素全隨處可見。然而印度劇場中，無論是服裝、音樂或演技卻又深受當地文化的影響，以 1954 年上映的 Hamlet 為例，劇中 Ophelia 竟唱著印度末代皇帝流亡時填寫的哀歌，以此象徵她的發狂與無助。

第二個片段來自電影 When Hamlet Went to Mizoram。印度東北的 Mizoram 長期與

印度政府抗戰，他們仇恨的對象是自己土地上的政府，而非西方霸權。內戰帶來的無助感與民族主義的壓迫，使他們分外同情莎翁筆下那位鬱鬱寡歡、無力改變現狀的年輕丹麥王子。特別的是，Mizoram 的人民並不是透過任何正式學校教育才想認識莎劇，對莎翁也不甚了解，一切都是自動自發，孩童課後一起練習對白，大人下班後到劇場演戲，市場到處都有哈姆雷特的產品。

非西方國家對莎翁一片風靡的同時，西方亦對「異國莎士比亞」大感興趣，於是「莎翁全球化」成了跨文化交流的市場寵兒。然而，異文化的結合與行銷往往也抹滅了文本的內涵，也忽略當地的文化脈絡，無論是印度或莎翁，彷彿都成了票房以外無關緊要的重點。例如環球劇場便結合印度傳統舞蹈 kathakali 與 King Lear，卻因沒有掌握前者的精髓，反而成了印度批評家眼中的敗筆。這也觸及文化正統性的議題，此處 Loomba 教授以 kathakali 版的 Othello (1996) 為例，說明所謂正統印度藝術其實也是迷思（一如正統莎劇），畢竟這樣的融合仍有助於打破階級觀念。印度人民黨 (BJP) 便以保護傳統為名，大力抨擊多元文化政策、女性主義、基督教等「外來勢力」。於是莎劇從菁英教育的指標，變成正統印度文化的破壞者。Loomba 教授提醒我們這種對立其實相當無趣，無法抓住印度的莎劇表演中有趣、創新的部分。此處的 Othello 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何兼顧 kathakali 傳統（如正邪分明、尊卑立見的妝容）與莎劇人物設定（如 Othello 的膚色與弱勢地位）？任何妥協都會顧此失彼。與此版本對比的是 Kaliyattam (1997) ，和愛丁堡外圍藝術節的 Othello—A Play in Black and White (1999)，前者將 Othello 改編成現代寫實劇，場景則是某一 Theyyam（印度傳統舞蹈）劇團，巧妙結合印度文化與莎翁劇中細微的人物關係。後者則是劇中劇，將主角 Othello 變成不諳英語（但熟悉台詞）的年輕演員，更加突顯印度與英國在政治、文學上的難解情結。最後一個片段來自 The Magic Hour，演員／導演 Arjun Raina 獨創 Khelkali（結合 kathakali 和導演在倫敦學習的劇場知識），以單人脫口秀的方式，配合誇張的印度南方口音，演繹莎劇片段，不但挑戰所謂的正統，同時也是導演宣揚政治理念的媒介。

這些五花八門的劇場新嘗試在在提醒我們要注意不同文化中的莎劇樣貌，太過強調正統性反而會侷限創意，甚至我們會發現，所謂最失真的版本才最能激發文化間的對話，讓藝術／商品、全球／在地都有不同的意義。

問：在第二段影片看到小學生背誦莎劇台詞，如果不是從學校學的，他們是在哪裡學到的呢？此外，會不會有翻譯的問題？畢竟莎劇的英文與日常英文不同。

答：如影片所示，Mizoram 到處都有 Hamlet 的產品，演員也會教孩子們台詞，可以說是耳濡目染，自然而然習得的。劇本是當地一位詩人翻譯的，不過大部分的翻譯都是表演用，而非教學用，教學上仍是讀英文版。現在有更多專業的譯者投入翻

譯工作，但市面上的譯本素質的確是參差不齊。

問：舞台劇也會有歌曲嗎？

答：有，特別是早期的劇作。但是現在有些劇團覺得這樣太通俗，所以為了表現格調，大部分會去掉歌曲。也有的劇團將歌曲融入台詞，也很有巧思。

問：Mizoram 的現象在其他地方也有嗎？印度有那麼多語言，不同的語言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莎劇表現傳統？

答：只有在 Mizoram 有那樣的現象，那裡和印度其他地方不同，是嚴密的軍事化管理，戒備森嚴。不同的語言的確各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印度可說是各個文化各自為陣，有沒有一種全國普遍的現象呢？大概就是寶來塢吧，幾乎人人都看，即便他們不會說北印度語。我所舉的那些例子如 Othello，即便有的很賣座，也只侷限在南部。不過也已經算是相當流行了。

【英文摘要】

This talk discusses several Indian performances of Shakespeare's plays, ranging from the use of Shakespeare in early cinema to recent attempts at theatrical experimentation. Through these performances it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in the Shakespearean market-place and asks us to consider 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ized" space of theatre.